

关注“新民银发社区”，
就是关心自己，关心父
母，关心父母的父母

金色池塘

成为老人的艺术算
不了什么，真正的艺术在
于战胜衰老。——歌德

本报副刊部主编 | 第 371 期 | 2021 年 10 月 8 日 星期五 主编:龚建星 本版编辑:金晖 视觉设计:戚黎明 编辑邮箱:sherry@xmwb.com.cn

执子之手

■ 娄惠静

岁岁重阳今又重阳，去年的重阳节父亲特别开心，因他参赛的作品荣获社区书画第二名。父母用颤抖的双手接过大红奖状和奖品，激动得难以言表。

父母结婚时刚满 20 岁，在漫长的岁月里，彼此性格互补。平日家里，父母从不刻意定“家规”树“家风”而是以身作则、循循善诱，让家庭成为子女遮风避雨的港湾。中年时的母亲，患了严重的美尼尔氏症，头晕目眩，极其难受。每当此时，父亲紧握母亲的手轻声安慰她：别怕有我在！自己却寝食难安。晚饭前，厨房飘出阵阵香味，那一定是父亲给母亲炖天麻鸡汤补充营养，这是治疗头晕的一帖良方。好些年头过去了，母亲的病再没复发。

退休后的父亲重拾习字绘画的爱好。他对笔墨很是讲究，经常见父亲伏案作画，母亲为其磨墨。砚台里的墨汁细腻，浓度适中，这样书写才流畅。晚年的母亲颤颤巍巍的手看似费劲，我想接替让她歇着，不料被父亲一顿抢白，“你老妈在旁磨墨，老爸我才有画画的动力！”随后把一截徽墨塞给母亲，扶着她的手缓缓地磨着磨着，好一幅夫妇随，琴瑟和谐的画面！我笑着流泪：现实版的“双推磨”啊！也许父母这辈子从未对对方说出“我爱你”三个字，但在长久的陪伴下，每个细节，每个眼神，每个动作都深深地镶嵌在他们的灵魂之中，让人为之动容。

垂垂老矣的父母感知生命即将走入终点，他们青筋裸露的双手紧紧地叠在一起，深情无语老泪纵横。去年底，风雨同舟 73 年的老夫老妻相继走完了幸福的一生。一辈子遵循了“执子之手，与子携老”的承诺。

老妻像妈

■ 王克

我胃部手术之前，老妻医院回聘，尽管“经济”地位要比我高，但像买房、买车这等大事，我发话才能一锤定音。所以一家之主地位“不可动摇”。但我动完手术，却来了个乾坤大挪移。

从 ICU 转到病房，正式开始“享受”季，回聘的老妻也正式“下岗”。清晨，老妻用纱布蘸着漱口水给我刷牙，然后测体温，帮着伤口消毒，换药。术后七日禁食，靠吊蛋白、脂肪乳、氨基酸维持，老妻 24 小时值守。除此之外，还要帮我换病服、擦身、如厕，我很“抗拒”。老妻不厌其烦地哄我，要我“听闲话”。我觉得两人的身份起了变化，我从老公变成了“巨婴”，她从老妻变成了老妈。别的病房，这些工作都是护工做的，唯独我特殊化，老妻既是我的“床位医生”，负责治疗，又是我的“护工”，一对一护理，其他病友听说后都羡慕地红了眼。

半个月后，各项指标达标，我出院回家休养。老妻依然没有卸下当“妈”的责任，给我的任务就是两个字——休息，要么在床上睡觉，要么在躺椅上发呆。老妻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对我的调理上，鸡肉、鱼肉、虾仁、猪肝、海参，做得很清淡，我口味重，做的清淡我吃不下，老妻说咸了会刺激吻合口，对伤口恢复不利，看我吃得很勉强，只得妥协，倒了一小碟“美极”鲜酱油，加点水，蘸着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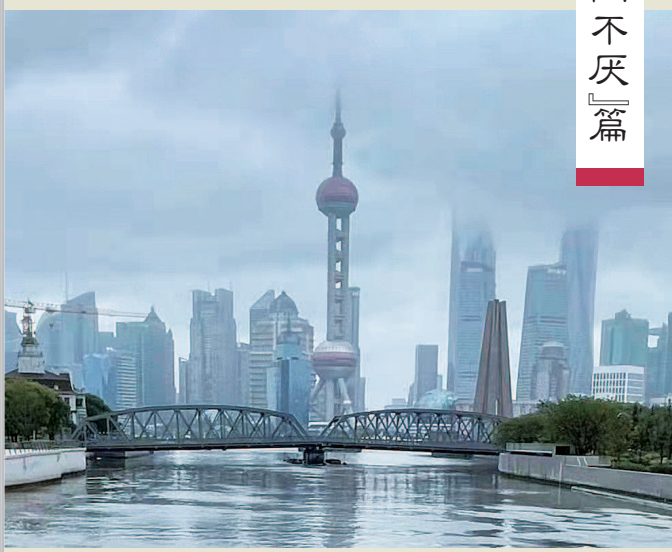
亲朋好友们来看我的时候，都说没想到能恢复得这么快，这么好。他们开玩笑地对老妻说：阿姐，你依姐夫当倪子（儿子）养。老妻呢，乐滋滋地道：是咯呀，我么么办法呀，一个大咯，一个小咯呀。

我眼圈突然红了……

老
少
咸
宜

编者按：
是三生石上早已刻
下，还是月老的红绳牵
绊？或天南海北，或近在咫尺，有缘
人走向了同一个屋檐。

“把一块泥，捏一个你，塑一个我，将咱两个一齐打碎，用水调和；再捏一个你，再塑一个我。我泥中有你，你泥中有我。”作为一个家庭最基本的元素，夫在妻在完整的家才在。阴晴圆缺、风风雨雨，那对维系家庭的夫妻，不知不觉成了老夫老妻……



摄影 / 赵海银

老夫老妻

「相看两不厌」篇

一双美丽的大眼睛

■ 龚伟明

20 世纪 80 年代，工厂里的年轻人都要补课的，然后参加市统考拿初中文凭高中文凭。补课的日子里，我发现了课堂里有一位女同事忽闪着的大眼睛……后来，她成了我的妻子。

婚后过日子，为家人做衣裳成了妻子的拿手活。能自己做衣裳，不仅省钱，更是能干的体现。我母亲夸媳妇，妻子回眸一笑，说自己喜欢裁剪踏缝纫机。几十年来我们搬了几次家，家具换了三套，唯一没扔的是一台蝴蝶牌缝纫机，还有两本裁衣书，一把木尺。

见我裤子拉链坏了，裤腰松了，妻子顺手换好。现在外面找不到小修小补的裁缝摊位，这事妻子能轻松搞定，我有一种方便幸福感。

要说这么多年，夫妻之间拌嘴啥的，还真免不了，但她从不杏目圆瞪，我也主动示好。第二天，两人都是阳光灿烂的表情了。

我见手机今日头条里，有人议论“现在啥人做衣裳？”我写道：“还是有人做的——My wife。”

妻子喜欢到我们小区附近专卖零头布的店铺淘货。去年，她姐的外孙女会走路了，她用零头花布做了一条小裙子，小孩穿上手之舞之足之蹈之，大人也开心。

今年立夏，妻子为家人做了几套睡衣睡裤，为自己做了两条长裙。前几天，老板娘微信我妻子，说店里来了几块缎被薄料。妻子买回来又忙碌起来。缎被料滑，她脚踩缝纫机，手推针脚。那天我削了梨子让她吃，被她说了几句，意思是一吃，梨汁就会沾面料上的，我有点拎不清。我说转过来吃一块哦，她还是不吃，一双大眼睛透过鼻梁上的老花眼镜，朝我莞尔一笑，继续专注于袖口上的针线……

“豆腐”夫妻

■ 程介平

有一则故事令我不能忘怀：某镇上有一对做豆腐的老夫妻，做出的豆腐虽嫩滑如脂，但不会坍塌，用一根细细的马尾穿过去可以稳稳当地提起来。老汉用马尾吊起挂在横杆上当作店幡，更因豆腐吃起来鲜嫩无比，因此远近闻名。后来，因为房子要拆迁，儿子媳妇硬要老夫老妻离婚，这样可以多分房子、票子。老夫老妻俩做人像他们做的豆腐一样方方正正、清清白白，然而为小辈的利益却不得不“曲意迁就”。老妻远离镇上，以示“真离婚”而不是假离婚。老汉也只好自己一个人做豆腐。然而，豆腐再也穿不起来了，口味也差了好多。老汉只能望“豆”兴叹。

虽然故事感人，豆腐也真的可以吊起来卖，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。但是在得知邻居婶婶的故事后，我信了。

不久前，邻居告诉我，她靖江乡下，家对门有个做豆腐的婶婶，人都叫她“豆腐西施”。婶婶不能生育，想要抱养一个孩子养老，先生不肯，说两人世界挺好的。婶婶做得一手好豆腐，就开了一家豆制品店过活。邻居小时候最爱吃她家的豆腐和豆腐皮、冻豆腐，还有那飘着豆香的厚百叶。后来来到上海读大学、在上海发展，也一直怀念家乡的豆腐。最近听说豆腐西施死了，是在 60 岁那年和邻居发生口角，被呛无后自觉愧对先生而“非正常”死亡。先生虽也有豆腐西施一样精湛的手艺，但老伴过世后就再也做不出好吃的豆腐了。先生心灰意冷，不久忧郁而终。

呜呼！老年夫妻也有挚爱，也可以创造奇迹。但它又如豆腐般懦弱，稍有不慎，便玉碎香消，酿成终身遗憾！

“人呢”？

■ 费平

“人呢？”这两字近年来已成了老伴的“口头禅”。开始觉得烦人，现在倒感觉既体贴又温馨。

三十年风雨走过，有沧桑有坎坷有摩擦有欣慰有幸福，如今我俩皆步入老年行列，虽有时还磕磕碰碰、龃龉不断，但老伴也在时刻酝酿老夫老妻间情爱之醇酒。第一次听这句话是几年前，那天老伴在踏缝纫机，我在如厕，约七八分钟后只听她声音较大地在喊，“人呢？”我回答，“在卫生间，怎么啦？”她略带责备的口气说，“这么长时间没音信，给点声音我好放心啊！”我心里想想好笑，如厕有何声音？还有一天我在厨房剥毛豆，她在客厅看电视，十分钟后又听她问“人呢？”“我在剥毛豆呢！”“噢。”

记得我们曾看过一则报道，说某地住着老两口，老头有一天在淋浴房洗澡，老太忙于其他事，近半小时发觉怎么没动静，再一看老头已摔倒在地口吐白沫不省人事，赶紧救到医院抢救因时间过长而回天乏术……看看眼下我们家情况，女儿在近郊上班，因路途远就在单位附近租了房。平时我俩在家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无论体力、精力、耐力等都大不如前，相互照应、相互关心是当务之急，故而老伴只要超过五分钟以上没听到我声音就会喊“人呢？”这一声喊犹如闷热潮湿天气吹来清新之风，让人舒爽至极。以后这喊声也传染给了我，有时我在电脑前写作，十分钟后没看见老伴，“人呢？”“我在房间整理衣服！”

老龄化社会的现状就是老两口陪伴终老，就如人生的舞台，我们经历恋爱的序幕、婚姻的中场、家庭的下半场及最后谢幕，老夫老妻始终是主角。